



重庆话中“老师”称谓泛化的现象及其原因

陈慧敏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抽样调查发现,在重庆四个主城区中大约有七成重庆人经常使用称谓语“老师”,被称作“老师”的人在年龄、学历、职业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同时,调查结果显示称谓语“老师”已经走向泛化,究其原因,主要与称谓语的缺失、“老师”语义的模糊性、“老师”语用的礼貌性及重庆人的儒家文化积淀等有关。

关键词:重庆方言;老师;社会调查;称谓语泛化

中图分类号:H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0)05-0052-05

近年来,汉语称谓语的泛化现象普遍存在。不少学者关注到这个问题,对“师傅”“美女”等词的泛化现象进行了描写和解释,特别是对“老师”这一称谓语的泛化现象,更是从语用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1]。相关成果不少,如扬清、王娥的《“老师”称谓的泛化及其原因》^[2]、谢茹的《“老师”称谓泛化探因》^[3]、杨程的《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老师”称谓的泛化》^[4]、季颖超的《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浅析“老师”称谓的泛化现象及原因》^[5]等。重庆话中称谓语“老师”的泛化比普通话、其他方言都要明显,这一特殊现象值得探索。在日常生活中,重庆话“老师”的使用频率很高,被称为“老师”的人在年龄、学历和职业等方面有一定的倾向。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笔者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既分析调查结果,又探究其背后形成的原因。

一、“老师”称谓的调查情况

(一) 调查范围

为保证调查效果和质量,本次调查范围主要涉及重庆的四个主城区:沙坪坝区、渝中区、渝北区、南岸区。调查对象主要是生于并居住于重庆的本地人,以及外出务工或学习时间不超过一年、受外地方言影响较小的本地人。外出务工或学习时间较长的重庆本地人,或者来重庆务工、学习的外地人,均不在调查之列。

(二) 调查方法与对象

本文采用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以问卷

调查法为主,而访谈法贯穿在观察法和问卷调查法之间,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又相互补充。采用观察法能够大致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场合下使用称谓语“老师”,便于制作调查问卷。

发放调查问卷时,为了使调查对象具有代表性、全面性、准确性,笔者确定了比较具体的调查对象,并根据职业将其分为10类人群:政府/机关干部/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业职工、农林牧渔劳动者、企业管理者、普通职员、普通工人、个体经营者/承包者、自由职业者、在校学生;然后,在每类人群中选取10~30人作为调查对象,一共发放了150份问卷调查表。收集完相关信息之后,笔者对每一种职业选择了至少一人进行了访谈,进一步询问调查对象使用称谓“老师”的心理感受。

(三) 调查内容

调查问卷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第二,四个主城区中“老师”称谓使用的情况,主要包括以下问题:重庆人是否经常在公众场合使用“老师”这个称谓;被称为“老师”者的年龄阶段、学历情况、职业身份是什么。第三,选择六个典型场景(政府机关办事、问路、打车、购物、买菜、用餐)调查“老师”泛称的使用情况。

问卷调查旨在全面了解被调查者的个人信息、称谓“老师”的使用情况(指“老师”称谓的使用频率和被称作“老师”的人在年龄、学历和职业方面的倾向性),以及不同场景中“老师”称谓的使用情况,以

收稿日期:2020-04-14

作者简介:陈慧敏,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

便用于分析“老师”泛化的程度、原因等。

二、使用“老师”称谓的调查结果和分析

(一)“老师”的使用者:称呼者与被称呼者

通过统计和整理调查结果,笔者发现,在 150 份问卷中,有 67% 的被调查者经常使用“老师”称谓,有 20% 有时使用,有 10% 偶尔使用,而仅仅只有 3% 的人完全不会在公众场合使用“老师”称谓。以此看来,相比于“老板”“师傅”等称谓语,“老师”在重

庆地区的使用更普遍并占据优势,即大约有七成的重庆本地人经常使用这一称谓语。

为了解“老师”称谓使用的条件、泛化的原因,笔者进行了访谈,发现“老师”称谓的使用者即称呼者比较单一,而且大多为服务行业的人员。相对而言,被称呼者在年龄、学历、职业身份等方面也都存在明显的倾向性。为进一步证明该信息具有合理性,笔者设置了相关的问题来开展问卷调查,结果见表 1。

表 1 被称“老师”者在年龄、学历、职业上的倾向性

年龄	百分比 /%	学历	百分比 /%	职业身份	百分比 /%
18 岁以下	0	初中及以下	1.3	政府/机关干部/公务员	14
18 ~ 24 岁	10.7	高中/中专/技校	10.7	专业人员(如医生/律师/文体/记者/老师等)	34.7
25 ~ 30 岁	21.3	大学专科	20	商业服务业职工(如销售人员/商店职员/服务员)	4
31 ~ 40 岁	29.3	大学本科	46.7	农林牧渔劳动者	1.3
41 ~ 50 岁	25.3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21.3	企业管理者(包括基层及中高层管理者)	16.7
51 ~ 60 岁	10			普通职员(办公室/写字楼工作人员)	18.7
61 岁及以上	3.3			普通工人(如工厂工人/体力劳动者等)	3.4
				个体经营者/承包者	2
				自由职业者	1.3
				在校学生	4

根据表 1,25 ~ 50 岁的人常被称为“老师”,年龄偏小或年龄偏大的人较少被称作“老师”。一方面,称谓“老师”含有尊敬义,一般用于称呼年长者;另一方面,对于年龄偏大(60 岁以上)的人,重庆人更倾向于称呼为“婆婆”“爷爷”,而很少称呼为“老师”。这是因为在此情况下使用亲属称谓“婆婆”“爷爷”的尊重度要高于“老师”称谓。同时,调查结果显示,被称作“老师”的人学历普遍偏高,其中,大学专科者占 20%,硕士及以上学历者占 21.3%,大学本科学历者占比高达 46.7%,几乎占了调查对象的一半。原因在于“老师”一词本指教授别人知识的人,知识文化水平较高,那些气质儒雅的人更容易被称呼为“老师”。

关于被称为“老师”者的职业身份倾向,调查结果显示,多为四大类职业:政府/机关干部/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如医生/律师/记者/教师等)、企业管理者、普通职员(办公室/写字楼工作人员)。从事这四类职业的人,学历普遍较高,文化素养大都高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其气质、谈吐较为斯文,看上去比较有知识文化,这应该是他们被称为“老师”的重要原因。

(二)“老师”泛称的使用场合

为了解“老师”称谓与使用场合的关系,笔者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深入人群相对集中的区域,选择“老师”称谓的一些使用场合进行了调查。通过观察和访谈,笔者发现政府机关办事、问路、打车、购物、买菜、用餐这六种场合称呼“老师”的频率较高。为此,笔者通过设置不同的场合开展问卷调查,进一步考察在不同场合中“老师”称谓使用情况的差异,结果见表 2。

根据表 2,去政府机关办事时,因为政府机关的人大多数都有职务,所以上门办事者通常称呼他们为“姓+职务”,比例高达 73.3%,而称呼“老师”的只占 18.7%;在问路的场合中,称呼陌生人为“老师”的占比较大,高达 63%,用亲属称谓称呼陌生人的占 20%;在打车时,称呼司机为“老师”的占 10%,把司机称为“师傅”的占 70%,而乘客被称作老师的高达 72%;商场购物时,顾客通常不会称呼导购员为“老师”,一般直接称呼其为“服务员”或者“姐姐”等亲属称谓,而导购员称呼顾客为“老师”的比例达 52%;农贸市场买菜时,买菜者通常不会称呼卖菜者为“老师”,而称呼其为“老板”,比例为 72%,而买菜

者通常被称为“老师”,比例为 62%;在餐馆用餐时,用餐者通常不会称呼店里的人为“老师”,而是大多称他们为“老板”或者“服务员”,但是用餐者有可能会被称为“老师”的比例为 32%。

表 2 不同场合中不同称谓语使用的差异对比

场合	使用的称谓语	百分比/%	被称	百分比/%
政府机关 办事	姓 + 职务	73.3	老师	43.3
	老师	18.7	亲属称谓(嬢嬢/叔叔、妹儿/弟弟)	48
	其他	8	其他	8.7
问路	老师	63		
	亲属称谓(嬢嬢/叔叔、妹儿/弟弟)	20		
	老板	8.3		
	其他	8.7		
打车	师傅	70	老师	72
	老师	10	亲属称谓(嬢嬢/叔叔、妹儿/弟弟)	13.3
	亲属称谓(叔叔、弟弟)	6.7	其他	14.7
	其他	13.3		
购物	服务员	56.7	老师	52
	亲属称谓(姐姐/妹妹)	32	亲属称谓(姐姐/妹妹)	34.7
	其他	11.3	其他	13.3
买菜	老板	72	老师	62
	师傅	13.3	亲属称谓(妹儿/弟弟)	28
	亲属称谓(嬢嬢/叔叔)	6.7	其他	10
	其他	8		
用餐	老板	54.7	老师	32
	服务员	40	先生/女士	33.3
	其他	5.3	亲属称谓(嬢嬢/叔叔、妹儿/弟弟)	28
			其他	6.7

在现代汉语的历史中,“师傅”“老板”曾是占有优势的通用称谓^[6],但现在这些称谓在重庆地区基本上只用于特定的场合:“老板”一般用于商业买卖,“师傅”一般用于打车或维修服务。比较起来,“老师”在重庆地区作为通用称谓更具有优势,在政府机关办事、打车、购物、买菜、用餐五个场合中,它的使用率分别为 43.3%、72%、52%、62%、32%,使用率较高,说明称谓“老师”已经逐步走向泛化。

(三) 泛称“老师”使用的条件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重庆话中,“老师”泛称有一定的潜在使用条件。

1. 称呼者一般是服务者或求助者,由于不了解对方的职业身份,称呼其为“老师”,可以表示尊敬和礼貌。比如,在问路的场合中,问路人要寻求帮助,就会尽量选择带有尊敬意味的称呼,让对方听上去高兴,乐意帮助你,这样,在不知道对方职业身份的情况下,选择带有尊敬意味的“老师”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既模糊了对方的职业身份,又体现了尊重

之意。

2. 被称呼者一般是被服务对象,他们的职业身份通常是非公开的,“老师”泛指有学识、有技艺的人,可以囊括大多数职业,具有模糊性。比如,打车时,司机会选择具有尊敬义的“老师”称呼乘客。购物时,售货员、导购员一般也会称顾客为“老师”。用餐时,称谓语“先生/女士”曾经占有优势,使用较多,不过显得比较正式,而现在一般的酒店、餐馆,“老师”称谓大行其道,服务生与用餐者交流时,由于不了解对方的职业身份,也往往使用具有模糊性的“老师”,以示尊敬。去政府机关办事,由于办事人员本身文化素质较高,而来办事的人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职业也不明确,也常常被称为“老师”。买菜的人一般不会称卖菜的为“老师”,而买菜的通常会被称为“老师”,高达 62%,这是因为一般而言,在农贸市场,买卖是否成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买方,卖方是服务者身份,而买菜人是被服者身份,同时买方职业身份也是相对隐蔽的,此时,使用称谓语

“老师”更有利于建立尊敬融洽的交易氛围。

三、重庆话中“老师”称谓泛化的原因探析

基于问卷调查、访谈、观察,笔者获得了一定的“老师”称谓泛化的调查结果,现结合重庆的地形、文化等特点,从内、外两方面探究重庆话中“老师”称谓泛化的原因。

(一)“老师”称谓泛化的内因

1. 称谓语的缺失

“社会的变动引起社会和语言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名与实之间的不协调,反映在现在的称谓上便是有实无名和名实不符的变异现象比较突出,因而出现缺环与泛化的混乱。”^[7]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可能会出现某些以前未曾有过的新兴职业或者某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群。社会的变化是如此迅速,然而称谓语却发展缓慢,这样就会造成某一种新兴职业或某一类具有特殊身份人群称谓语的缺失。虽然某一类称谓语的缺失无可避免,但是整个人际交往的过程还得正常运转,所以人们会临时借用其他称谓语来替代还没有合适称谓语的新职业或者新身份,这体现了语言的自我调节功能。

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选择合适的称谓语作为替代对象,被选择的称谓语的使用频率因此会大大提高。广东重商业经济,人们选择“老板”作为通用称谓语;东北重兄弟情谊,人们选择“老弟/老妹”作为通用称谓语。与此相应,在重庆,人们选择了“老师”作为通用称谓语。在重庆地区,“老师”的使用较其他称谓语来说频率更高,而受词语出现高频化趋势的影响,“老师”的语义也泛化得更为明显。这时候“老师”就不仅仅指传授文化、技术或者在某方面值得学习的人,而可以指某些新职业或者新身份的人,甚至可以称呼任何语境的任何一类人了^[8]。比如,在大学中一般称导师的妻子为“师母”。而现在有些学生是工作之后才考研,年龄较大,可能比导师的妻子年龄更大,这时候称之为“师母”感觉不合时宜,就选择称呼对方为“老师”。又如,行人在路上问路,不知道对方的年龄、身份和地位,随意称呼感觉不够尊重,也将对方称为“老师”。正如上文指出,称呼为“老师”恰到好处,既模糊了职业,避免了尴尬,又体现了尊重与礼貌。

2. “老师”语义的模糊性

《现代汉语词典》对“老师”的解释是“泛指传授文化、技术或在某方面值得学习的人”。不难看出,“老师”这个词本身义位所指范围就不是很清楚。

从释语来看,“老师”义位有两个义素:①传授文化和技术;②某方面值得学习。这个义位具有多元性或综合性、复杂性,所指的是许多事物的个体,范围广泛^[9]。“文化”可以指很多方面的内容,教授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都可以称为教授文化;“技术”包含的内容更多,比如机械、理发、电焊、汽修、计算机编程、雕刻等都可以被称为技术;“某方面”所指内容则更为宽泛。“老师”词义的模糊,是“老师”称谓泛化的重要原因。

3. “老师”语用的礼貌性

中国传统社会要求言语行为要符合礼貌性,在选择称谓时,人们会考虑交际双方关系的疏密、地位的尊卑和年龄的长幼等。交际双方关系越疏远、陌生,那么选择称谓就应该越礼貌、客气。

很多使用“老师”称谓的场合,交际双方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大多数只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为了交际的顺利进行,在称谓缺失的基础上需要选择一个具有礼貌性的称谓,以建立交流的起点,基于这一点,“老师”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老师”本来就是称呼某些方面值得学习的人,这不但表达了交流的意愿,也表明了尊敬的态度。

(二)“老师”称谓泛化的外因

1. 重庆人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大

广东人重经济商业,在广东几乎人人都可称对方为“老板”,称谓语“老板”语义泛化突出;东北人重兄弟姐妹之间的血脉亲情,在东北可以看到他们爱称女性为“老妹儿”,称男性为“老弟兄”,几乎不管所称呼之人的职业和身份,每个人之间的距离都显得十分亲近。而在重庆,无论什么场合,不分性别和年龄,人们都喜欢称呼不知身份的人为“老师”。为什么重庆会选择“老师”这个称谓语来替代语义缺失的称谓语呢?

“汉民族传统的人际关系实际上是一个以五伦为核心、以亲情为纽带、从亲属差序向外扩张的关系网,在这种人际关系中人们的等级伦理观念极强,情感色彩浓厚,因而用于交际中的称谓语必然也受到这种文化观念的影响和支配,以致形成了汉语称谓的两大原则:等差原则和情感原则。”^[10]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遵循宗法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这要求老百姓要安分守己,懂得尊卑贵贱,把握好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儒家传统文化希望人们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只有这样,人们才会从爱自己、爱亲人到爱他人。

重庆位于长江上游,处于较封闭的西南内陆地

区;城市依山傍水,多山地丘陵,因此也被称为“山城”。由于四面多山,加上水资源和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不便与外界通商。这些造成了重庆从古至今与外界接触都较少,思想较为保守,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多^[11]。在称呼他人时,重庆人希望能够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样,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重庆人选择“老师”作为一个通用称谓语,较好地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尊敬、礼貌和亲切之情。

2. “老师”作为通用称谓语具有优势

在重庆地区,作为通用称呼语,“师傅”“老板”曾经比“老师”更具有优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全社会民众崇尚工人阶级,因此称谓语“师傅”这原本用来称呼具有某种技艺的人,就被泛化为通用的称谓语了。到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推行市场经济,经济逐渐繁荣,“老板”这原本称呼私营工商业财产所有者的称谓语,就被泛化为通用的称呼了。至今,在经济繁荣发达的沿海地区,比如广东等地,还是习惯选择“老板”作为通用的称谓语。

在如今的重庆地区,“老板”“师傅”一般用于称呼特定场景下特定的人,而不是最通用的称谓语。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不断繁荣,“老板”一词更具商业气息,成为如今这个社会商业人士的称谓语,甚至,该通用称谓语也被某些高校研究生用于称呼自己的导师。但是,“老板”一词被一向崇尚儒家文化的重庆人民所不太能接受。而“师傅”指的是从事技术工作的人,以前这种人是十分受尊重的,但是现在这个时代的重庆地区,很注重人的精神涵养,读书人才是老百姓眼中社会地位较高、较受尊重的人。“老师”相比于“老板”作为称谓语更具有文化内涵,称呼他人作为“老师”更具有涵养和礼貌^[12]。

四、结语

本文立足于语言事实,对重庆四个主城区中称谓语“老师”的使用情况进行了实地观察和现场访谈,并做了抽样调查,对重庆话中“老师”称谓泛化问题进行了相关的探讨和分析。

被称作“老师”的人具有三个方面的共性:1. 年龄段一般为25~50岁,年龄过小或者过大都不会被称为“老师”;2. 学历普遍较高,基本上都是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历;3. 职业一般为政府/机关干部/公务员、企业管理者、普通职员(办公室/写字楼工作人员)、专业人员(如医生/律师/记者/教师等)这四大大类。

泛称称谓“老师”的使用一般符合两大条件之

一:1. 称呼者一般为服务者或求助者,在不了解对方职业身份的情况下,称呼对方为“老师”以表示尊敬和礼貌;2. 被称呼者一般为被服务对象,他们的职业身份是非公开的,而“老师”泛指有学识、有技艺的人,具有模糊性,更可以囊括大多数职业。

称谓“老师”泛化主要有两大原因。中华民族传统的人际关系要求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而称谓语是体现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重庆地形闭塞,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得重庆人大多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由于通用称谓语的缺失,在不了解被称呼者职业身份的情况下,重庆人在社会交际中找不到合适的称谓语,为了表示尊敬和礼貌,他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使用了语义模糊、语用表敬的“老师”一词,最终引起“老师”在重庆话中的泛化、流行,颇有地方特色。本文从另一个层面(方言称谓语的泛化)反映了人们社会文明用语的价值观取向,以期为服务社会文明建设发挥作用,也希望为相关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参考文献:

- [1] 黄南松. 非教师称“老师”的社会调查[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8(4): 103-104.
- [2] 扬清, 王娥. “老师”称谓的泛化及其原因[J]. 汉字文化, 2005(2): 37-39.
- [3] 谢茹. “老师”称谓泛化探因[J]. 语文学刊, 2006(5): 147-149.
- [4] 杨程.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老师”称谓的泛化[J]. 语文学刊, 2014(7): 43-44.
- [5] 季颖超.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浅析“老师”称谓的泛化现象及原因[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8): 184-185.
- [6] 高晓岑, 崔山佳. 济南市“老师”称谓语泛化的调查研究[J]. 汉字与历史文化, 2016(1): 83-86.
- [7] 陈建民. 现代汉语称谓的缺环与泛化问题[J]. 汉语学习, 1990(1): 20-24.
- [8] 李玥琪. 重庆城区方言中的社会称谓语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5.
- [9] 张志毅, 张庆云. 词汇语义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10] 李树新. 论汉语称谓的两大原则[J].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5): 72-82.
- [11] 薛新力. 重庆文化史[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1.
- [12] 罗秋雨. 移民与现代重庆方言的形成[J].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4): 6-10.

[责任编辑 亦 筱]